

# 公益律师倒贴 65 万元,帮农民工讨薪数千万

本报记者赖星

寒冬清晨,天未放亮,王惠的手机就响了。打从做公益律师第一天起,她的手机就很少关机,即便是逢年过节或是三更半夜,也照接不误,“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求助电话”。

农民工、弱势职工、妇女儿童……拨通这个电话,可能是某处“隐秘角落”里一个人、一群人的希望之光。

眼前这个一头干练短发、讲起案情中气十足的女性,是江西省总工会首席法律援助律师王惠。年近五十的她,仔细审视着每一份援助案卷。

## 给弱势群体打“免费官司”

“您就是王律师!”“我晓得您,那个老百姓律师!”

每次到社区做普法宣讲,或是四处走访单位调查取证,看到王惠登记下自己的姓名与单位时,常有保安或保洁雀跃惊呼。

这个名字很普通,全国能找出近3万个“王惠”。但在南昌,她的名字常被大街小巷的“草根粉丝”惊喜认出,“感觉就像明星一样”。

“星光熠熠”积攒于15年的埋头苦干——2007年,江西省律师协会面向社会招聘两名公益律师,经层层选拔成为专职公益律师后,这个河北姑娘扎根江西,全身心投入公益法律服务,用法律为身处困境的弱势群体“撑腰”。

转型打“免费官司”,源自一些案件的触动。

10多年前,一对农村夫妻在南昌洪城大市场打工,老家的农田和房屋被亲戚霸占,拒不返还。面对蛮不讲理的侵权人和多次苦苦讨要合法财产无果的夫妻,极具正义感的王惠“非常不服气”。

“我带你们上诉,不收一分钱!”带着这股倔劲,王惠为他们维权成功。

2006年,一位拄着双拐的男子找到王惠,他4年前在工地干活时摔伤导致残疾,却拿不到任何赔偿。当他向王惠求助时,早过了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

看着男子一无所获地离开,王惠心里不是滋味,“如果他能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无奈和遗憾。”

如愿成为专职援助律师后,她和弱势群体打交道、做朋友,为他们维权到底,逐渐在公益法律服务行业站稳脚跟。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已经为农民工等弱势

2022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我国实现了以国家立法形式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确认

“对查实的欠薪问题要在2022年春节前全部办结”——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当前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提出明确要求

让农民工不忧“酬”的背后,有政府部门的努力,也有无数个“王惠”的坚守

群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000多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薪酬,还包含部分赔偿款。”王惠说,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

刚接待完一拨农民工的间隙,王惠分享了她的“年终总结”——2021年,她的团队共受理了1304起法律援助案件。

## “一花独秀不是春”

王惠的公益法律服务名声在外,从各地慕名找来的人越来越多。把自己逼出“三头六臂”的她意识到,不能靠单打独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才可能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

“一花独秀不是春啊!”

2016年,王惠创办江西第一家具有公益性质的律师事务所,自筹资金组建了一支公益团队继续免费为农民工服务,办公地点设立在南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楼内。

王惠给律所起名——“听讼”,出自孔子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要求和求助人感同身受,真正去了解对方的诉求。

2019年1月底,临近春节,一个蜷缩在黑色棉衣里的中年农民工神色凝重,手里紧攥着欠条游走在南昌街头,不知往何处去。

看见“法律援助中心”的招牌,男子走了进去,向正在值班的王惠诉说自己被工程建设单位拖欠工资,无法回家过年的遭遇。

仅用了3天时间,王惠团队联合南昌市总



王惠在会议室里查阅文书。 舒天楚摄

工会、劳动监察等多个部门,为他和工友追回3万元拖欠工资。

王惠并未就此打住。她顺藤摸瓜发现,整个工地竟还拖欠着浙江等地300多名农民工近400万元工资。

全部追回!

.....

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从各地纷至沓来。

创立律所,王惠不仅仅是为帮助更多弱势群体,也要为年轻公益律师提供成长的平台。

对于刚拿到执照的年轻律师来说,在这里的成长尤为显著。

一年内,一名实习律师可以完整跟进百余个援助案件,从法律咨询、办案思路、文书撰写、证据目录、发问提纲、代理词、庭审、办案总结报告……全面参与各个环节。如今,这家公益律所,吸引着越来越多心怀正义理想的年轻人近悦远来,成为青年法律人刚起步时就能被委以重任的一片“绿茵场”。

“就佩服您这里做的公益诉讼。”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的实习律师小郭对王惠说。

小郭是南昌人,虽长期在海外求学,但早就听说家乡“明星律师”王惠的事迹。读博期间利用学习间隙,小郭每天线上参与立案讨论,提出自己的建议。

“立志成为王惠律师那样的人。”实习律

师文斌说。他即将结束实习期,正式成为听讼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公益律师。而在一年多前,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他还是一家企业担任技术员。

2019年10月,文斌之前所在的公司即将搬迁,公司企图通过长时间加班但拒不支付加班费的方式,逼迫老员工主动辞职,减少人员安置花费。文斌和同事跑去公司争论,却被强硬拒回。

“找到律师,我们即便是败诉,也得支付5000元诉讼费。”这让当时经济条件窘迫的文斌和同事感到求助无门。

在仲裁机构的推荐下,文斌等人来到听讼律师事务所。在王惠团队帮助下,没过几个月,他们成功拿回了经济补偿金。

一年后,自学通过司法考试的文斌又一次出现在律所。“那次援助对我帮助极大,我也想成为一名援助律师,做有价值的公益。”

## 公益律师不是“苦行僧”

“王惠”这个名字与团队中多位律师的姓名、号码,被公布在南昌市工会、劳动仲裁院等机构的信息栏,也在全省受助的弱势群体中口口相传。

对于很多正处困境的人们,信息栏上的这些号码,可能意味着希望。

雄辩、高收入、精英感,律政片里的律师形

象大多自带光环。而在听讼律师事务所,律师们日复一日面对的是人世间的粗粝与现实。

摩擦与坚韧,时刻发生。

一边是弱势群体辛酸维权,一边是因受助对象法律知识匮乏而引发的误解,年轻律师们嘴上不说,但大多数人曾受过委屈。

“我们的律师真的很好。”王惠语气轻松,眼里却满是心疼。受助人愁容消散,律师之间互相鼓劲,让这个团队“依旧正能量满满”。

“公益律师不应该是‘苦行僧’。”王惠希望,公益律师能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

2019年,事务所的财务人员给她算了一笔账:律所成立3年来,为了支持律师参与更多的法律援助,王惠已经个人倒贴65万元。

免费为农民工维权十几年,王惠发现最难的问题在于农民工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于是,她把援助之外的时间都用在法治宣传上,“不是在维权路上,就是在普法路上”。

15年前刚开始做法律援助时,王惠感到很难被人理解。法庭上,对方代理律师见王惠是“搞公益”的律师,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傲慢姿态。

如今,加入公益法律援助行列的律师越来越多。现在,法律援助律师越来越受到认可。”王惠说,“让人们觉得公益律师不是没有案子办、不是能力差,而是水平高、门槛高、收入高的职业,这就是我的目标。”

15年间,王惠见证了国家在治理农民工欠薪方面的变化和进步。这给了王惠和她的公益律师团队更多底气。在她眼里,欠薪个案少了,群体性欠薪也少了。

王惠还有个“小目标”:逐渐积累海外人才储备,开展针对海外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跨国劳动纠纷案件难度更大,因为不通当地语言文化和法律制度,该群体维权手段十分有限,相较国内农民工更为不易。

“公益法律服务要走专业化道路。”王惠认为,“听讼”要一直致力于弱势群体的劳动争议解决,把越来越多的青年律师培养成领域内的“专家型”律师。

2020年,王惠当选第七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仅十人。

2021年12月,第一届“新时代江西十大法治人物”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娓娓道来:“分担弱者的苦难,用法律为他们代言,让甘霖抚慰沧桑,肩负起无助的期盼。”

(参与采写:舒天楚)

# 水果店关门,“信义小哥”打三份工还充值客户的钱

本报记者朱旭东

34岁的江苏如皋小伙陈伟“火”了。因为带着打工赚来的8000元钱到南京还债,他收获了媒体和网民的纷纷点赞。

3年前,他在南京开了家水果店,依靠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吸引了周边大量消费者,并发展了500多位充值客户。不料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他勉力支撑了一年多,不得不关门歇业,回老家再谋生路。水果店关门之时,他还欠着几百户充值客户的钱。为了对得起消费者当初的信任,他决定一边打工,一边还钱。

## “疫情之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2019年4月,陈伟在南京市栖霞区华电路找了个门面,凑了20多万元,开了一间名为“橙果园”的水果店,当时一个月的营业额在二三十万元左右。生意火爆的时候,店门口曾排起四五十米长的队伍。

为了方便中老年消费者,“橙果园”办起了充值服务。店里的充值卡面值只有三种:200元、500元和1000元。“我不搞那种充值返现的噱头,因为我的水果已经很便宜了。”陈伟解释说,自己从来不推荐客户充值,只是提供方便。“橙果园”很快有了500多位充值客户,金额共计20多万元。

那段时间生意一直很好,他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才美滋滋地回家团聚。

每年的春节都是水果销售旺季。2020年大年初二,陈伟早早返回南京,进了一万多元的各类水果,准备大年初三赚个“开门红”。但当天晚上,他就接到社区通知:所有店面暂时不能营业,等候通知。

根据社区要求,陈伟通过朋友圈,艰难配齐了8件防护服、1支额温枪、10多箱酒精以及足够的口罩。正月十三,“橙果园”开门了。但他发现,几乎没人下楼买东西,整条街上空空荡荡。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陈伟过得很煎熬。一个月的租金是1.2万元,店员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也要一万多,而那段“橙果园”的营业额平均每天才区区几百元。陈伟记得很清楚,那时进账最多的一天是2000元。而疫情暴发前,“橙果园”每天的营业额都在万元左右。

“消费者原来买100多元水果,眼睛都不带眨的。现在买几十元,还要考虑半天。而且,高档水果都卖不动了。”陈伟说,“疫情之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收入减少了,还有房贷要还,手头都紧张。”

每天工作近14个小时,连轴转打

三份工还债,江苏如皋小伙陈伟诠释了何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在求助警察之前,陈伟一直在“静悄悄地”还钱。媒体报道之后,他才有了“名动天下”的机会。而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寻找失联的充值客户,把钱还给他们

德不孤,必有邻。陈伟说,尽管社会上有不少卷钱走路的老板,有欠债不还的老赖,但肯定有诚信的人存在

“对得起顾客当初的那份信任,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赚钱”

尽管还在勉力支撑,陈伟还是想为抗疫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常态。

2020年2月的一天,他开了一辆7座的面包车,拉了几十箱水果、6件防护服和一些口罩,送到栖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他一个人默默地一箱一箱把水果搬下来、垒起来,和防疫物资一道,放在疾控中心门口,就悄悄地走了。他说:“这是我能做的事,也是该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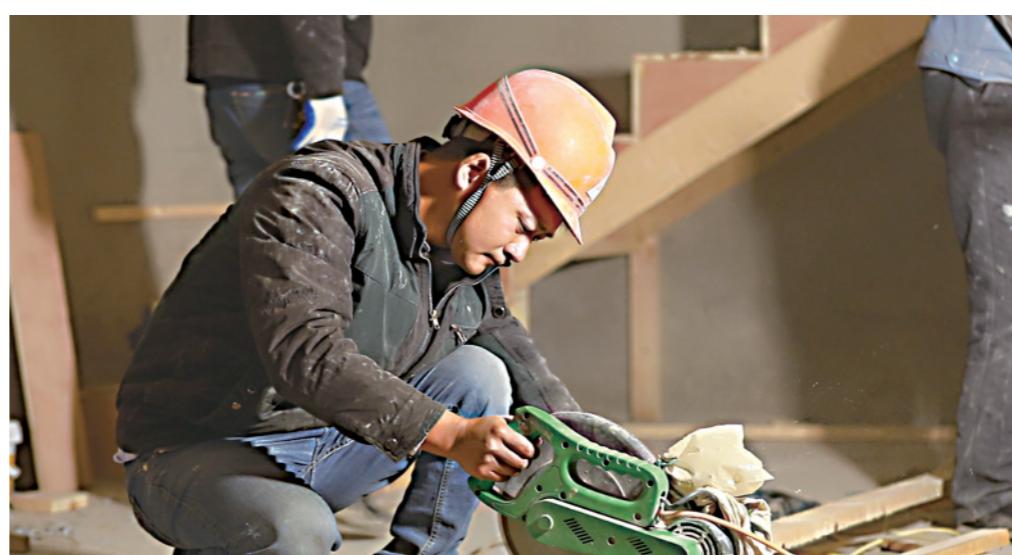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几个人来到他冷清的店门口,打听谁是“橙果园”的“陈伟杰”?后来,疾控中心给他送来一面锦旗,上书“感谢橙果园陈伟杰先生,雪霁天晴送温暖,风雨同舟守家园”,落款是“南京市栖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而且名字还弄错了,‘陈伟杰’是我的微信名。”陈伟笑着。

“橙果园”关门后,他把这面锦旗带回了如皋老家,挂在堂屋内。他认为,这是一份荣誉。

他原以为等疫情过去,水果店还会像以往一样火爆起来。没料想,随着网购、社区团购的发展,水果的线下销售更难了。

一位老客户告诉他,自己现在吃的水果都



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陈伟在建筑公司做装修。 受访者供图

是女儿从网上购买的,甚至是“削好了送到家的”。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陈伟有点支撑不住了。时间越长,亏损越多,连进水果的资金也开始紧张了。他跟店员说,给他们两三个月时间,自寻出路。

2021年3月,陈伟开始不停地在“橙果园”会员群里发通知,让那些还没有消费的客户尽快过来退款。他在会员群里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一个个加微信,解释道歉。

在陈伟准备关闭水果店之前,还有14万多元的充值资金躺在卡上。一个月时间,他退掉了200多名充值客户共6万余元,直到自己再无资金可退。

不管陈伟怎么解释,有些客户在微信或电话里大骂他是骗子,有些客户还专门建立了“橙果园”维权群。“换位思考,他们骂得没错。但我确实没钱了,我只能跟他们一遍遍解释,哥啊姐啊,对不住,叔叔阿姨,请多理解……希望他们给我时间。钱,我一定会还的。”

他知道,要还清所有债务,对得起顾客当初的那份信任,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赚钱。

## 每天工作14个小时,连轴转打

## 三份工还钱

在南京,陈伟没有什么人脉,他只能回老家想办法。如皋有几个老板听说他一下子想打几份工,都拒绝了。“要做你就好好做,干嘛

三心二意?”他们不知道陈伟的苦衷,陈伟一时也解释不清。绞尽脑汁,他终于“合理”用上了自己每天能用的所有时间。

早上6点到9点,去羊肉屠宰场给羊肉去骨,切好洗好后送肉到饭店。送了几次,跟饭店老板混熟了,再央求老板让他帮饭店洗碗、拖地、打杂。这个时间段,算一份活,每个月挣2200元。

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在南通一家建筑公司做装修。除了原来熟悉的装门锁业务,陈伟还努力学习布线等上手快的活。“老板对我不错,每天保证我都有活干。”这样,他每月能挣6000多元。

晚上6点到9点,去菜鸟驿站送快递。这样,每月也有1800元。

陈伟骑着电瓶车连轴转,每天工作近14个小时,一个月能有近万元收入。为了方便中老年客户,他约好每月15日赶到南京栖霞区万谷慧商场,在商场大门口一笔一笔记钱。

多则1000元,少的只有几元钱,陈伟每笔账都记得很清楚。7个月的时间,他陆续还掉了5万多元。

做这些事,他的父母刚开始并不知道,但爱人和岳父岳母都很支持,“欠人家的钱,早晚要还的。”

期间,他又遇到一个麻烦——有部分充值客户,一直联系不上。他灵机一动,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就拨通了“110”,希望警

察帮助他找客户。

警察得知陈伟打工还债的想法,很快和客户取得了联系。“他们根本没想到‘橙果园’老板自己会打电话报警,而且报警的目的是为了还钱。”南京市公安分局迈皋桥警务站民警赵克峰说。

南京电视台记者获得了这条信息,通过微信视频采访了陈伟。“当时我不知道